

一台治疗仪 伤了一家人的感情



北京顺义杨镇的方阳(化名)是个孝顺的儿子。尽管工作很忙,但他每周都抽时间从北京回顺义陪陪父母,看望80岁的奶奶。可最近因为一台价值15980元的“高电位治疗仪”,方阳和老人闹了意见。因为方阳不同意买这仪器,父亲和奶奶现在都不接他电话。不仅如此,老人还把卖仪器的工作人员请到家中来,好酒好菜招待着……

父亲又要买保健产品

“什么?我爸要买15980元的高电位治疗仪?”近日,方阳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之前的一个周末,他刚回了一趟老家,好说歹说终于劝服父亲不买价值3980元的保健床垫。

几个月前,杨镇新开了一家“生活会馆”,来了两个特别热情的小伙子,见到老年人尤其客气。这家店先是推出免费送鸡蛋等活动,后来又提供了各种“保健”仪器免费试用,方阳的父亲慢慢成了会馆的常客。上个月,在生活会馆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方阳的父亲先是要买一个保健床垫。可没想到,这一次父亲突然又要买一台“低中频高电位多功能治疗仪”,没跟孩子打招呼。会馆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机器送到家里来了。

方阳的父亲今年59岁,年轻时是个建筑工人,吃过很多苦,到老了,对身体变得异常重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认为自己的肾不好,我带他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没问题,可他总是不信。”方阳说,父亲总爱在集市上买各种莫名其妙的药。“我们家里的存折一直在我手里拿着,我就怕父亲乱买东西。”方阳说,父亲听说儿子不同意买,就让方阳的堂弟转告说,要用存折里的钱。

方阳和姐姐、姐夫又急得赶了回

去。他们不停劝说,存折里的十多万块钱是多么来之不易,十多年了才攒了这么点钱。最终,方阳姐弟俩和父亲吵了一架。他们把存折直接给了父亲,留下话:“钱在这里,我们没动过。买不买随你。”他们想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让父亲清醒一点。

奶奶掏钱把仪器买下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住在隔壁院里80岁的方阳奶奶掺和了进来。她说,“儿子很为难,孙子又不让他买,就凑了15980元钱。”

方阳的奶奶身体不错,至今耳不聋眼不花。老太太把机器买下来,放到她屋子里,这样她儿子想用来的时候过来用就可以了。这个“高电位治疗仪”机身看上去像微波炉,电线连着一个坐垫,宣称坐在垫子上开启电源后,可治疗上百种疾病,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老年痴呆、老年斑、半身不遂、痛风等疾病都有明显效果。

记者在网查询发现,“高电位治疗仪”已被媒体曝光过多次。据媒体报道,在今年6月7日,陕西一名54岁男子因免费体验“高电位治疗仪”,引发心脏骤停猝死。在广东中山,一位老太太天天向老伴要钱买“高电位治疗仪”,不给钱就要离婚。专家也多次辟谣,“高电位治疗仪”能治病在医学上没有直接的科学依据,包治百病更是不可信。

现如今,方阳仍在外出差,他放心不下老人,打电话回去问候一下,可没想到奶奶和父亲都不愿接他的电话。但是堂弟却悄悄地打电话来,说奶奶和父亲专门把生活会馆的两位小伙子请到家里来了,好酒好菜招待。

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治疗仪不可能治好病

一位从事保健品销售十多年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老人容易购买保健品,因为老人最关心自己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一般都会有一些老毛病。另外老年人在生活会馆这些地方觉得很热闹,在家没人陪他们说话,在这里有很多人陪着聊天,我们对他们可亲切了。”这位知情人士还说,有时候,保健治疗仪器或保健药品本身也许没起作用,但由于老人心情好,说不定身体真就舒服一点了,但要想靠这个彻底治好病,那是不可能的。

这位知情人士的一席话,也让方阳反思了不少问题。他说,生活会馆的人管他爸叫“叔”,管他奶奶又一口一个“姨”,把辈分都叫乱了,但确实是热情。“后来我知道,他们没少在老人面前给我这当儿子的‘上眼药’,说我不让买仪器,就是不送健康,不孝顺。”

(北晚)

小说连载

曹少年

(16)

文/九夜茴

那真是一个苦闷的夏天

满院子飞蜻蜓的时候,没人来窗前喊我一起去抓了。我独自在西大院的花池子里逮到一只红色老儿子,也没人去观赏,只好放了。院里半夜进了一只瘸腿的黄鼠狼,大人们救起来放在纸箱子里说要养好放到景山去,没人陪着我也不敢去看。无聊至极的我终于学会了翻绳,能翻出降落伞,还能翻出乌龟,可是却不知拿给谁瞧。吴小姐的珠花头面被我藏在院北墙冬天存大白菜的架子下面,落了一层浮土,因没人欣赏而毫无光亮。

我又沮丧又纳闷,明明那么讨厌秦川,怎么还跟他一起干了那么多事,以至于没有他反倒觉得空落落的。

大好的暑假没人找我玩,我就只好在家蹲着,那天是小礼拜,晚上要做炸酱面,我妈在厨房泡黄豆,我无趣地坐在门边的小板凳上,玩帘子上的珠串。奶奶掀帘进来,一把打掉我的手,“又揪珠子!你这小丫头片子手就不老实!早晚那片帘子得让你弄散了架!老在这儿蹲着干吗?怎么不出去野啦?”

我懒懒地放下手:“热,不想去。”

“嘿!热还拦得住你了!”奶奶接过我妈手里的盆,“不过这几天是挺消停的,倒没见老秦家那小子找你来了。”

“不找好!我就不愿意乔乔和他们家川子混一块,您看看,他们一家子老老小小都算上,哪有踏实念书的!”我妈接过话说。

“对!少跟他们玩啊!”我奶奶也跟着搭腔。

“知道!”我使劲挪了挪小凳子,不耐烦起来。平时我看看我妈和我奶奶见到秦川他们家人也有说有笑的,背过脸就教训我不让我理他们,理由无外乎就是他们家大人市侩、孩子不上进。可我们家里人倒是都念了书,我也没见过哪里比他们家要好,却又偏偏瞧不起他们。

“我想来想去啊,丰和他们结婚要订那家具,还是别找人打了,我看秦家他们的那套组合柜就挺好的,上回我听秦老

太太说,他们家建军现在正倒腾这个呢,要是托他弄,街里街坊的,还能便宜点呢!”

我奶奶说的是我叔叔要结婚的事,他之前一直住单身宿舍,现在快领证了,要搬回到院里来,前几天我妈一直在收拾屋,现在正忙着置办家具。

“行,那回头我去跟卫红说说。”我妈点点头。

“你们不是说不理他们家人么?”她们刚刚数落了我,我心里又因为秦川憋气,忍不住坐在一旁嘀咕起来。

“嘿!这孩子!”我奶奶皱起眉头。

“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我妈气恼地嚷。

我不想理她们,正要站起来走,珠帘却突然一下被掀开了,秦川跑得喘喘的,钻了进来。

好多天不说话,我眼看着他,竟有点惊喜,一面高兴他又来找我,一面假装仍生他的气,抄起手别过脸去。

可秦川却丝毫没看我,只瞪着我奶奶和我妈说:“谢奶奶,乔阿姨,我妈,我妈让我喊你们去居委会。”

“我也正要找你妈呢。”我妈笑呵呵地摘下围裙,“什么事呀,要到居委会去?”

“您……快去吧。”秦川脑门上一个劲儿地冒汗,脸色却不好。

我妈和我奶奶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我看秦川一点没有要理我的意思,更加无趣起来,也跟着她们一道出门。

刚掀起帘子,秦川便在我们身后说了晴天霹雳似的一句话:

“吴大小姐死了。”

前面的大人是谁松了手,廉价的粉色塑料珠子落下来,噼里啪啦地砸到了我的脸上。太阳骤然刺眼起来,整个天都白透了,仿佛宇宙中只有这一颗星球存在,前方都是亮光,漫山遍野地吞噬了世界,我的双眼被晃得盲了,就像无声无息地爆裂了一样。

那个夏天和我的童年一起,从此开始,先后完结。

下期关注:吴大小姐死了

纪实连载

老洋人张庆

(26)

文/潘运明

上蔡城放粮

几个月来,这一带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河南自治军呈扇面状行走在官道上,路面经过马踏人踩之后,掀起的尘土滚滚荡荡,队伍笼罩在厚厚的烟尘之中。当晨曦初露,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一座城市的轮廓时,所有的杆众们狂乱呼叫起来。

“哈哈,终于到上蔡了!”

“上蔡到了,我们该发财了!”

早在自治军离开豫西之时,他们就又沿用起当年白朗所使用的取城策略,提前派出侦探进入县城踏线收集情况,当探知城内县府衙门武装只有一个城防局,并且人枪不多时,再派出大量先遣队员,乔装成卖红枣、纸烟的,货郎担等商贩,混入豫东南各县城内,作为内应,潜伏待机。尤其是打开独树镇后,老洋人张庆还专门派第五纵队,提前混入上蔡城内,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寨。

当任应岐、陈青云与李鸣盛的杆子占据遂平至郾城间五个火车站,拆毁铁轨,切断电线的时候,张庆与张得胜率队越过焦庄车站逼近上蔡城。

大步步步接近城垣,张庆令先头队伍分作数杆到城四周的村寨,搜集尽可能多的钉耙。农户们纷纷将家里的钉耙送到自治军驻地,这些钉耙是由两根轻便的方木,穿四五根横档,上面钉几十个铁匠打制的铁钉,放在袋子里,站上一人,套上牛或驴马拉着,用来平整土地、破碎土坷垃的。当然,关键时农家也会用来作为梯子登高攀援。如果用绳子将几个钉耙绑在一起,就会变成更长的梯子。

搜集来的钉耙被木匠们做成了攀城的“云梯”。次日清晨,当启明星轻启夜幕的轻纱之时,杆众们在枪炮声的掩护下,开始了气势汹汹的攻城。

杆子来势凶猛,攻城的号角已经吹起,县府还一无所知,更无防备。攻城敢死队们没遇到多大麻烦,就顺着几十挂梯子攀爬到城墙上。凌厉的枪声一响,潜伏在西书院后的内应人员即放火策应,砸开城门大锁,迎接大队入城。未受过城防实战训练,没有经过多少战阵的武装警察和团丁,因人员不足,事先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对黑压压呼啸着向城墙上攀爬的杆子,手足无措,无法应对,心惊胆战地抵抗一阵就各自

逃命去了。

县知事方孟超是个文人,又是个基督教徒,没有什么军事知识,更不会带兵打仗,除了天天作“弥撒”,几乎是不理政事。城里灌满自治军的人马时,他和三太太一起还在县衙里祷告着:“求上帝保佑,别让老洋人破城……”突然间,杆众们破门而入,方孟超及其三太太成了自治军的俘虏。

“嘿嘿,知县大人的小妾长得就是不一样。”自治军第一营营长路孝曾的副手金玉堂走过来摸了一把三太太的脸蛋笑道:“方大人,你们官老爷们都是三妻四妾,我们这些贫民却要娶不上一个老婆,这太不合理了。三太太,你也真不知人间羞耻,就愿意当人家的小老婆,今天我就看你怕羞不怕,来人,把这个三太太拉到十字街中心,从头到脚剥个一丝不挂,吊在大树上让城内百姓都来唾骂!”金玉堂又半真半假地对方孟超说道:“来人,把这个信奉天主教教官的胡须和头发剃去半边,再给他穿上花衣裳,让他和其他官绅去给咱们张司令当轿夫抬轿去。”

县衙西隔壁监狱的大门被杆众们打开,脚镣和手铐相碰的叮当声在县衙外响了一阵,这些囚犯个个衣不蔽体,眼珠像吃人的老虎一样滚动着,说不出是兴奋还是对拯救他们的杆众们的感激,四百多名囚犯有的当即加入到队伍中,有的趁机逃往城外。

城内富人惊恐万状,争着往城外逃,逃不出的便换上破烂衣服,脸上抹些锅底灰,钻入穷人家小草房里躲藏。富人家的大闺女把辫子缩在脑后充当已婚媳妇,少妇头顶黑色长巾充当老太婆,并且脸上抹些黑灰扮作一副丑相,如遇到杆众们则喊叫“干大”,表示尊敬,免得遭受侮辱。

“放粮了!放粮了!快去抢粮啊!”

随着一声声喊叫,大批饥民涌来涌去,有的背着口袋,有的随便脱下身上的衣服,用绳子扎成筒状,临时充作口袋装粮。四道街八大商号和各富户家的大门全被杆众们砸开,粮仓、谷仓被打开,制钱、铜板钱、银圆、布匹、衣服、点心、糖果等在大街里乱撒乱飘,饥民们争相哄抢粮食,收拾钱物。

老洋人张庆正是在这时候学起吴佩孚的样子,坐起滑竿来。

下期关注:老洋人坐滑竿